

# 缅怀敬爱的郭老

贝 时 璋

(学部委员, 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)

郭老是我国现代最杰出的人才之一, 他博学多才,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, 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和书法家。郭老为世界和平事业, 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, 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, 特别是为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,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, 深受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, 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
我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前后受到郭老很多教益和鼓励, 特别受到郭老的亲切关怀, 使我毕生难忘, 现就我铭记的几件事情, 简单谈谈。

我第一次见到郭老是在 1949 年 7 月间。当时我从杭州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。开会期间, 我第一次聆听了郭老对科学家的报告。那是在辅仁大学礼堂, 我记得郭老对科代筹备会的全体代表说, 现在全国解放了, 我们科学工作者都有了用武之地, 不象旧社会, 想有所为而不能为, 解放为我们科学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, 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。他说, 科学工作者要吸取以往科学研究的经验, 使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, 为国家建设服务, 还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工作经验; 同时, 搞科学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, 发挥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 在实践中发展我国科技事业, 为国家多创造财富。他还提到, 要培养新的科技人才, 使新生力量尽快成长起来, 充实我们的科技队伍。最后, 他号召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, 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。我听了郭老的报告, 深受教育和鼓舞。那时郭老人虽清瘦, 但讲话精神很充沛, 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感动人,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在此之前, 我主要在浙江大学教书、埋头做些科研, 平时沉默寡言。但是, 郭老并没有看不起我, 而是给予了我许多关心和鼓励。举几件事为例。1949 年 9 月间, 我到北京参加在原中央研究院、北平研究院、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单位基础上调整成立中国科学院的会议, 郭老请我和原中研院化学所所长庄长恭吃饭。席间, 郭老谈到科学的重要性, 鼓励我们为发展科学多做些工作, 对我们寄予厚望, 使我很受鼓舞。又有一次, 在广州会议结束前聚餐时, 当时参加的有郭老和聂总等几位领导人, 为了便于领导谈工作, 我绕过他们的餐桌, 准备坐到另一桌去, 被郭老看到, 他拉着我与坐在一起, 我感到有点不自然, 但对他的盛情很受感动。饭后, 郭老问我参加会议的感想, 我向他简单谈了自己的看法。1970 年, 郭老以特使身份参加尼泊尔太子的婚礼, 他邀我与他同去。我们先从北京到上海,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。我本来牙齿就不好, 在上海时又有几颗牙活动了, 郭老非常关心, 对我说, 牙不好, 吃饭不方便, 对胃也不好。他让我

到华东医院治一下,说这不仅是为了我个人,身体好了,将来对国家能多做点事。四、五天后,我们到了东巴达卡,在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住了几天。在大使馆里,郭老鼓励我为使馆人员讲一讲我国科学发展的情况,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我国的科学事业。最初我担心我的南方口音大家听不懂,但在郭老的鼓励之下,我还是鼓足勇气去讲了一下。到了尼泊尔,郭老是特使,有特殊招待,但是他还是和我一起吃饭。在就餐时,他还不时关心地向我询问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。

从尼泊尔回国后,我和郭老有了较多的交往,也更熟悉了。他一直对我还是非常关心。刚从尼泊尔回来时,他还没忘了我的牙齿情况,并托他的夫人于立群写信给我,嘱我尽快治牙。1972年,我和白介夫、钱伟长、张文裕、钱人元等同志到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瑞典四国访问时,郭老已八十高龄了,还亲自接送,叫我十分不安又深为感动。

回忆往事,我对郭老充满了深厚的怀念之情。他一生坚持真理,诚挚坦白,关怀后学,乐于助人,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,是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一生。我对他无限尊敬和景仰。